

「小時候跟媽媽到菜市場買菜，都常被菜檔姨姨們問我是否很睏倦。」女孩分享過她的故事。

她先天患有弱視，因眼皮下垂，樣子常給人還未睡醒的感覺，而且看文字時需貼得很近，自然多次被人誤以為她近視很深。剛認識她時，她不會刻意道出自己的殘疾情況，「不是害怕別人知道，而是自小就在主流學校長大，身邊都是健全同學，覺得自己除了視力稍遜外，根本與一般人無異，甚至已當了自己是正常人。如果剛認識便告知，對方未必知道如何跟你相處，反而先經一段時間相處才告知，對方在未知情時會看到你的『正常』，便會繼續視你為『正常』。」她笑着說：「就如朋友有時也忘記了我看不清楚，直接指着遠處或以如常的距離展示電話裡的東西給我看，我會毫不客氣地開玩笑說：『老友，你這是欺負我視力不好嗎？』然後朋友總會說『啊，是的，忘了，忘了』。」的確，她不但能與同學共融，自己也身體力行促進傷健共融。

從行事曆可看到女孩非常積極參與殘疾服務，例如失明人協進會及豐福義補、點字及手語活動、傷健登山同樂日等，她分享道：「其實在服務其他類別殘疾人士時也成了健全，傷健共融不只限於殘疾與完全健全的融合。就如我有健全的聽覺，在服務聽障人士時就與一般人無異。因此有時我也會把學到的手語傳授身邊的人，因為手語在某程度上阻隔了聽障人士融入主流。當殘疾人士因自身限制難以融入主流，主流就需要融入他們。」偶然她就是這樣見解獨到，「那次傷健登山同樂日看見其中一位參加者在山頂拿起電話打算拍下眼前的美麗風景，但因坐着輪椅而被圍欄阻擋，即使她把雙手舉得筆直，卻無法看到鏡頭而拍不到理想的照片，我當然立刻上前打算幫忙，她卻回答說不用，然後就把輪椅轉過來背向風景，並把鏡頭換為自拍模式，最後再次舉起雙手順利拍下風景。」可見推動傷健共融其實很簡單，健全人士只需視不平常為平常，便能在不平等中達至平等的融合。

而這女孩就是筆者我自己，一個先天眼部結構不如常人、卻因自己這個不足而感自豪的視障學生。